



形形色色的汉奸 与间谍

中国肃清汉奸

中国现在正以最大愤怒，和在华间谍网斗争——这个组织周密，内容庞杂的间谍网，中国人指为是日人过去几年在中国树立的。

为日人工作的中国间谍，已经几十几十的在逮捕和处死了。其他许多正在审讯，尚有其他，也在继续侦察，中国反间谍的斗争，正和反对日本武力侵略的斗争一样尖锐和激烈。

黄濬间谍机关的破获

对于间谍所供泄露秘密于敌人的事件，以及中国反间谍组织活动的情形，中国官方绝不向外露布。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得到的一点情报，虽然很少，但已可证明它的耸人听闻，惊心动魄了。

上星期三，在南京枪毙了十八个人，他们的被捕，审讯和处死，可说是日本在中国所苦心经营的间谍机关，被肃清了一个。而这

个间谍组织，比之去年正月在郑州被中国官厅所破获的，是更其重要。因为该组织的头脑，正是中国行政院的秘书黄濬；据说黄濬还不是普通秘书，而是机要秘书；他所接近的机要事件，当然于日本有绝大价值。

黄濬等为日人服务的事实

据公报所指黄濬的罪状是：为某国人所收买（据本地人士说，这个日人是在外交界服务的，现供职于美国），以所管秘密文件供敌使用，在某日人回国后，由其介绍另一日人与黄濬继续同样工作。黄濬的儿子亦同时处死，据说这个年纪廿六岁的青年，在他父亲指使下，利用其所处地位（其处何种地位未公布），将所得秘密供给日人。

另一人，据说曾以广告公司经理的地位作掩护，从事间谍工作。深入军队的防区，军事训练机关和要塞地带，为日人侦察及拍照，还有一个是“新闻记者”，佩带内政部已公布遗失和作废的徽章，进入要塞区域。

这次处死的，还有一个是南京一家饭店的茶房。其犯罪事实是，为日人雇用歌女及女招待，以引诱更多的人作间谍，该机关中还有一个看相的，这次亦以出卖祖国罪被杀。

活动在中国阵地后方的汉奸

反间谍斗争在继续进行着，而‘抓汉奸’的工作，也在战争区域各处进行。“汉奸”是中国名辞，指一般为日人工作的叛徒。此类汉奸，大半是无知的穷人，和有组织的间谍机关颇不一样，他们所得的钱很少，普通每个月不过廿元到卅元，有时还有每月十六元的。他们的工作是，散布在中国阵地的后方，探听中国军队的阵地，集中地和炮兵阵地的位置，及探听其他消息。

汉奸都是有他们自己的种种标记。或带一种钱币在袋里，或在内衣上撒一节红线，有的则以纹身来作标记。标记的方法，当有改变；常招到一群新汉奸时，通常总是另定一种新标记。

汉奸也参加日军的作战工作。除了那些为日军雇用筑防御工事的，有的则深入华军阵地的后方，为日军飞机和大炮作轰击瞄准的标记。据说日军得在罗店登陆，全要感谢汉奸，因为汉奸给他们指出一条小路，使他们能偷过华军防线进到罗店镇，这次汉奸所得的报酬，据说是日军进驻罗店镇时，答应他们有抢劫该镇的“自由”。

军事飞机场破获间谍

在离开战争区域很远的城市，也一样有间谍活动，南昌，大同和其他地方，已经处决过间谍。××地方发现的一件间谍案，其秘密颇骇人听闻。

一个相貌端正的青年，进到××军事机关场的设计室作听差，他很苦心学习，工作很有效力，并常常表示他要效法自修成功的人。每当航空测量员们绘制地图时，他总是很有兴趣地在旁边看着，称赞着测量员们的技术，并说希望在某一天他会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某个下午，时已过办公时间，某官长到室里去取东西，发现那个听差，正在那里抄绘军事机要地图。那个官长也不声张，只偷偷地尾随着，他看着他回到家去。

第二天，当这个听差来室工作时，某官长便悄悄地去搜查他的屋子。在屋里发现一张用隐形墨水写的卡片，在床下发现一双大后跟的漂亮鞋子。当把隐形墨水写的卡片加以现形，把靴跟的螺旋弄开时，在卡片上发现有重要的情报，在中空的靴跟里有重要的军事地图。该听差被捕后，供出间谍活动的情形及总机关的地点，这个大间谍组织始加破获。

杭州大间谍案

最近在杭州破获的大间谍案也颇惊人。被捕的还有某要人，其所领日人津贴为每月一千五百元，该间谍机关的头脑，是杭州一家饭馆的主人，其破获情形是这样的，约一星期前，他叫一个小头目(报酬为每月卅元)到东南日报馆去掷手榴弹 该处警察发觉时，并不立刻逮捕，只偷偷地跟着他，直跟到他进旅馆，这个间谍机关便被破获了。搜出的一张发津贴单子，上面有许多人，而第一个就是某要人。

现在所有的人都处死了，据说要人则押送南京讯查。(译自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译者：贾开基。选自《汉奸现形记》(战时出版社)。

汉奸在全中国活动着

自华北战事爆发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间谍总机关东京总参谋部，即下令出动所有的各级间谍人员向全中国各地，唆使着它们的爪牙——汉奸——做捣乱或情报毒害等工作：兹将业已证实之各地事实，分别略述如下。

(一)北平——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敌人就唆使着大批的汉奸，向清华园，平大，东北大学，中国，法商学院等文化机关纵火，又散发淆惑听闻的传单标语，暗杀纯洁的爱国学生。

(二)天津——敌人占领平津，早在预谋之内。当六月中旬敌之便衣队汉奸群，已在日租界的万国公寓北洋饭店，亚洲旅馆等处，分设机关办公 又招集大量的当地流氓恶棍，诱以金钱，施以训练，总计得一千余人 此外，在海光寺军营内，并设有便衣队(实际即汉奸队)指挥总部，按名发枪及毒物派遣各方面捣乱。

(三)保定——长辛店方面最近捕获之汉奸胡斌等五名，均处

极刑（胡斌前充平汉路警两年）；彼等活动的符号藏于裤裆中且臂上刺花为标识。

（四）郑州——从本年一月郑州特务机关破获后，敌人对于豫陕的阴谋虽已整个的揭穿，可是他们却毫不介意，仍然唆使着大群的汉奸到郑继续志贺（是郑州特务机关长）未了的事项。这次，他们竟大胆的把秘密机关设在某方一个公开的机关中，间谍人员及其爪牙，汉奸，均以‘侨商’和‘武官’的名义出入活动。在郑汴道上匆匆地往返，在不为人注意的‘要地’偷偷地摄影，在汉奸们煽惑成功的公务员家里用种种诡计收买情报；同时，在豫北，又秘密组织一心道（即长毛道），该处乡民被其诱惑者颇众。安阳驻军曾在东关及西乡黄口村等处，破获其伪机关，并捕会首冯天合、苏信等十二名汉奸，搜出反动宣传品甚多。据冯天合的口供：总坛在津日租界，豫北各县现在会徒甚众。此外，又有汉奸干少乡等多名，携带摄影机由津至豫，偷摄要塞地形，被许昌警捕获枪决。又据美人罗勃谈：某国人与汉奸等往来豫陕内地者极多，彼等除偷摄地形并刺探军情外，且负有勾结土匪暴动的使命，和谋炸黄河铁桥的举动，故近来股匪崔二旦，李墨林等，均有代表来郑与某方接洽，郑地原有之汉奸，亦正准备以武力扰乱地方，破坏交通。但我国当局已有严密处置办法，故奸徒尚未敢有所举动。

（五）开封——驻在该处之七十八师近在商丘，捕获收买失意军人勾结匪徒之汉奸刘瀛桥等三名，当即枪决。

（六）福州——敌人为要刺探福州的军事情形起见，特密令熟悉内地情况的台民陈某、郑某负责，在漳州、泉州一带作间谍工作，该两人均为知识分子，备熟当地土语，鲜有知其为台人者。此外，在漳州城内，近发现行踪可疑的测字算命者混迹各处；一天晚上，有龙中学生在太古桥作时事演讲时，突有吴某于人丛中出而驳斥，并公然作反宣传，当局即将吴某捕获，搜出汉奸证件，旋即施以极刑。

（七）汕头——近有汉奸多名潜入潮梅，招集壮丁赴台训练，

诈称招工往南洋，经香港乘舰运出，拟短期内募集汉奸一千名，分别遣派各地工作，大埔石云区沐教乡曾有黄某等六人被押骗抵汕，被当局发觉，即行捕获执行枪决。

（八）广州——当局月前枪决之汉奸陈光，据供系日方主使，掷手榴弹扰乱治安不讳。又驻潮某师部枪决汉奸蒋桂廷等四名，罪状为刺探军情，图扰治安。

（九）蚌埠——皖北亳县当局近捕获汉奸伪中路司令王幹臣，西路司令盖良臣，伪县长王立堂，财政委员长王学孟，暨马牟等二名，旗帜十面，各犯均供认受敌利用不讳。县府已将王等解豫皖绥署正法。

（十）嘉善——在该县洪家滩地，拿获汉奸四名，持有摺扇，上绘黄河流域地图，身藏五分日币各数十枚，当即解县拘押，严究属实枪决。

（十一）松江——沪杭铁路松江至石湖荡第卅一号桥至卅四号两大洋桥之间，近忽发现有工人装束之汉奸人数十名，正在该处测量地形，引起路局委员注意，遂会同护路宪兵，上前盘诘，该汉奸等均惊惶万状，言词支吾，乃加扣留，经松江司令部研讯结果，该汉奸四人，均供认受日方利用不讳，并供出该项机关设于某处，每日派出大批汉奸工作，内有小孩五名，均属江北籍，孩童每月由该处主持人每月给予安家费十四元。现已续获二十余名，证据凿实，均处极刑。

（十二）常熟——最近在城区及沿海一带，发现乔装买药及伪服僧人之汉奸甚多，于二星期内，在白茆，支塘等地，先后拘获多人，此外，近又续获和尚装束者三人，供名达意，能仁，妙定，系来常熟募化，但经解总局严讯之下，供认受日方利用，前来刺探军事地理不讳，均施以极刑。

（十三）苏州——近一月来迭获汉奸数十名，均已正法，内有西服少年蔡云标，衬衫上有红线标记，身藏一尺马鬃两根，且有苏州地图一幅：该少年正坐椅上反复审视，在股下则有一自日本东京

寄来之信一札。经人发觉，报警捕获，严密检查之后，又获日记一册，册内记日本寄来每百元八十元不等之进款数目，复有拍发至日本国内之电报收据一张。

(十四) 上海——自平津发生战后，各地汉奸，殊为活跃，在京沪杭甬两路沿线，亦迭有发现，其中且有大批白俄及十余岁七八岁之男孩，受敌方雇用，参加破坏及测量等工作；据两路当局声称，先后枪决之汉奸，已有二百余人之多。最近，在沪杭线新桥站西分路又获潜伏该处之白俄五人，并搜出地图，望远镜，手枪子弹等物，经解送该处司法股审讯之下，均供认为敌作间谍，月薪日币二百元，当即枪决。在浦东方面，连日亦拘获汉奸十余名，即龙学荣，史华甫，杨金标，李瑞占，朱山久，周甫宁，史春芳，曹炳炎，楼子甫，吴才荣，沈留仁，张金坤，陆云琪，陈友同，周小六，吴云喜，杨阿洪，均经分别审讯枪决。此外，续又获汉奸四名，即穆芳庭，孙永林，王吴氏，高李氏，供认受敌利用，散放毒药，刺探军情，亦经正法。

上述各地的汉奸活动，均经发觉拘获而处决，但未曾发现之汉奸，不知尚有多少。我们为自救计，为抗敌计，应有肃清汉奸的必要，兹特拟具办法数则，以供各界采纳：（一）健全各团体组织。（二）清查大小公务人员。（三）实施连坐法。（四）非战区各地加强保甲组织。（五）充实反间谍工作。（六）奖励告发。（七）奖励自首。（八）其他的有效方法。

作者 毓君。选自《汉奸现形记》（战时出版社）。

前方的汉奸

说出来真有点令人难以相信，在前方的汉奸，真比后方的多十倍，要厉害百倍！

他们的种类很多，有大汉奸，小汉奸之别，大汉奸是有整个组织，整个有计划地来破坏我军进行的。小汉奸，不过在前线或者后方捣一捣乱，杀几个徒手士兵，拿去请赏（每杀一个我方的士兵或

政治工作人员就可得伍元奖赏)。或者调查到了什么地方驻有部队,什么地方是野战病院,去报告敌军来丢炸弹。他们的暗记号共有四种。(一)贴膏药在身上。(二)藏火柴(不用盒装,零星的火柴)。(三)藏红布或红纸在口袋里。(四)放手枪。

这里离战区虽只有三十多里,但汉奸特别活跃,如果不带枪,简直不能行走。他们最初参加工作的时候,每人一天伍元,不管他报告的消息重要不重要,总有现钱拿,等到三天四天过去了,如果工作没有什么特殊的业绩表现,于是一手枪就结果了他。

在上海,罗店,嘉定这一带的汉奸,多半是江北人。他们的工作是向敌人告密,例如我军驻扎在什么地方,某地做有防御工事,新开来的部队有多少等等。最厉害的,他们把毒药夹在面包,纸烟,大饼里面送到前方去慰劳,如果吃了,马上就中毒。其次就是假装很贫苦可怜的老百姓,替你挑担,做事,夹在队伍里刺探军情。

听说九月二十一日敌机轰炸我阵地,是由汉奸用一面镜子照反光惹出来的。如果是白天敌机来了,他就烧火,烟从屋顶上冒出,这就是他们的标记,表明这里驻扎有部队或伤兵;晚上就用手电照出目标给敌人轰炸。

今天在我们房子的附近丢下了五个炸弹,敌机共来过十多次,一定又有汉奸去报告了,不然我们住在这小小的茅屋里,他怎么知道呢?

目前我们在前方的工作,是一面抗日,一面剿除汉奸。常常一捉就是七八个,真是多如过江之鲫,自然,这些甘心卖国,狼心狗肺的王八们,到了我们手里,再也不要希望生还,一枪就结果了他的狗命。

在后方的群众们,希望你们加紧消灭汉奸的工作,每一个群众都要认清汉奸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不首先消灭他,我们的民族革命就不能得着胜利!

作者 冰莹。选自《军中随笔》(抗战出版部1937年)。

魅魑横行的华北

寺内堂中的傀儡政权

华北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敌将寺内寿一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成立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怀仁堂举行开幕典礼，随后全体叛逆就都前往天津向寺内致敬，傀儡政权的办公处在外交大楼。组织：一为行政部，部长王克敏，二为保安部，部长齐燮元，三为救济部，部长王揖堂，各部，都归行政委员会直辖。行政委员长王克敏，此外有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议政委员会没有委员长（这仿佛是一个枢密院），有七个常务委员：汤尔和，王揖堂，王克敏，齐燮元，董康，江朝宗，高凌蔚。很奇怪的就是这个傀儡组织没有海陆空各部，大概都由敌人代庖了；最先听说敌人要邀请曹琨、吴佩孚出山，由是吴佩孚要求先决条件必须日军先行退出中国，所以交涉绝裂，这一说已成过去了。傀儡政权的宣言（一）谩骂党国；（二）主张防共消灭国民党；（三）主张借“友邦”的帮助，日满蒙华联合起来，共同打倒国共，安定东亚和平。它的政治方面的轮廓宣称要采取联省自治制，挂五色国旗，夸称要完成十省自治。改河北省为直隶省，改北平为北京，取消冀东伪政权。直隶省内划分四区：（一）顺天区（冀东）；（二）渤海区；（三）保大区；（四）京兆区。高凌蔚是天津市长兼直隶省长，江逆朝宗是北京市长，山西和河南的省长是两个抽白面的地痞，表面上看都是大官，实际上大权都操在日本人手里，汉奸不过当留声机罢了。

零落星散的敌军

军事方面敌人的总指挥部仍然设在天津，寺内寿一是总指挥

官,敌军在华北的很少,据说只有一、三、四、五、七,五个师团,星散在各地,平绥线上多半都是伪蒙军队,津浦线日军不过六千人(一月以前),平汉线不过两万人,山西方面不过三四万人。伪军在华北的名目繁多,有自卫军,亦名东亚挺进军,属于民团性质,首领是蒋雁行,有警备军,一部分编成冀豫挺进军,首领是白坚武,已经被我们捉住枪决,现在的首领是曹和,另一部分冀东保安队改为警备队,首领是王铁相,因为鉴于张砚田,张庆余部之叛变,全部都取消了重武器,与满伪军调防,其中有三千人开到索伦山一带筑路。至于满伪军调入关内的,有洮南一带第五军区的索景清部驻冀东,有四军区的教导队,还有第六军区张海鹏的儿子张俊哲部驻怀柔密云一带。虽然敌人对于伪军监视很严,但是中国人究竟是中国人,在锦州和热河的伪军都发生过很严重的反正,无论如何,敌人是没有方法来防止这样的反正的!

关于战略,敌人对山西好像采取静的姿态,先以全力打通津浦路,然后西攻河南,进窥西北。

不要脸的丑类团体

敌人因为采取以华制华的政策,所以也组织了些不要脸的丑类团体,其中第一个最著名的就是华北青年党,党魁是天津市政府的秘书长刘绍琨——一个每天能抽三四十元钱‘白面’的瘾客,他的像片一度曾登在汉奸报纸上,大吹大擂招收党徒,后来伪国汉奸张燕清入关,将青年党改组为新民会,设立新闻学院,训练制造汉奸子孙,这是一个很大的组织。第二个著名的团体,叫亚洲黎明学会,是天津驻屯军部何知参谋主办的,现在也大招会员。第三个著名的团体,叫东亚文化协会,听说有托派张××,徐××的党徒在里边主持其事,第四个著名的团体,是东亚和平促进会,详细内容不清楚了,此外日本的特务机关又利用了许多中国人在平津设立之许多宣抚班,天津一个,北平三个:一处设在东单二条,一处设在

西域据里胡同，一处设在南城花市，宣抚的中心主张是宣扬天皇军威，和友邦德政，听说现在居然也实行下乡运动，每人敢到乡下去的，给二十元钱，其中虽然也有敢去的，但是钱领去了却看不见人回来了！

最可耻的就是北平的东北人也被迫着组织满洲国居留民会，北平的两个落伍失意军人郭殿举，柏桂林都面颜当了居留民会长！

咆哮的华北

有人说敌人已经占据了华北，实际上何尝如此，在外县河北省日本势力能达到一半的县份不过有三十几县（冀东除外），许多县长就是有宪兵保护也不敢上任，任丘的县长被老百姓割去脑袋，献县的县长和科长一个人头挂在城东，一个人头挂在城西。离开铁路线一二百里的地方就是有官也没有人敢去做！老百姓离敌军稍远的地方就号召抗捐抗税，限制食粮金钱出口的运动。

汉奸的出路在哪里

殷汝耕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创始者，日本有力的功狗，都因为没能防止张砚田、张庆余的反正，日本人申斥他为什么不能殉节，在殷汝耕不忍下手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日本人却代他执行任务了！

陈觉生卖国求荣，替日本人运输了几百列兵车，报告了无限次的军事秘密，使日本人唾手而得平津，满以为有功的可以博得要职，可是结果反被日本人给打了毒药针，浑身肿胀，临死时还得写下遗嘱，将五百万元财产悉数捐给皇军，我想他在喘他最后一口气时也许要后悔他为什么不彻头彻底作一个中国人啊！

佚名作。选自《战区通信》第一辑（香港战时出版社）。

北平——汉奸的世界

自从二十九军退出了平津以后，一切汉奸遗老就袍笏登场了。于是，比较自爱的新闻纸都停刊了，而汉奸报就替代了它们。自然，他们还得利用几张以往销出了的旧报的名称，想维持固有的销路，但是，这明明是徒劳。最近，我从几个地方看到一些北平出版的报纸，他们除了替日本军人捧场外，就是对我们的国民政府辱骂了。他们认为最有力的口号，就是“北平是北平人的北平”。他们极力说明北平在军阀时代的“繁荣”；而把国府迁都南京说是国府不顾北平民众的生活。以这种“混话”来欺骗北平的老百姓，显然地他们自己也知道无效的。所以他们又大声疾呼的说，要开始“建设”了。

他们对于战事消息，是一律采用同盟社的电讯；而对于国军，竟一律称之为“宁军”，其意不外想说明这次抗战，只是南京的国民政府，而和他们这批“汉奸”们无关。

当然，这完全是出于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宣传部的“宣传大纲”的，我们自然没有一看的价值。而八月二十九日的北平的《进报》上有一篇“今天的话”，却是实足足说明了现在“维持”北平的是哪一些东西。现在来抄一段原文看看：

“……河北名流显官，陈宦（前四川督军），蒋雁行（前绥远都统），申振林（前左翼总兵），贾宾卿（前参谋次长），陆锦（前陆军部次长），陆宗輿（前驻日公使），潘矩楹（前将军府将军），安迪生（前北平商会会长），岳开先（前河南督军），吴毓麟（前农商部总长），马龙潭（前热河省慈善会会长），武宣亭（前河北省议员），达寿（前蒙藏院院长），傅增祥（前总统府秘书），李家驹（前学部侍郎北京大学总办），吴廷燮（前清侍郎）这些位大老先生都是北洋派曹段冯的老部下，是华北有名的大人物，以往的成绩，人人都知道，他们都肯出来整理华北，足见我们华北要恢复旧观，人民要享幸福了。

“是的，是的，这些位多半是曹段的老部下，也都是反对民国的，再加上江宇老、许兰洲、吴大帅，北洋派或许有大整旗鼓的那一天。

“盼着能成事实，我辈小卒也可以沾点光，弄碗饱饭吃。”

在这一篇东西中，除了替我们开出一批汉奸的名单外，还有就是他们这些小汉奸的无耻的自白了。你看：“盼着能成事实，我辈小卒也可以沾点光，弄碗饱饭吃。”这几句话真是最无耻的供辞。原来他们成心当汉奸，是为了“弄碗饱饭吃”而事实上，在目前他们还没有“饱饭”可吃，不得不期望于将来。那末，北平城里的汉奸们的现状，也够凄惨了！所以，这篇东西不但供出了他们的心迹，也供出了他们的现状。

目前全面抗战是已经开始了，我军除了在上海附近这一条战线上，占着压倒敌人的优势外，在华北察北的国军的所向无敌，南口附近国军的坚守阵地，以及平汉津浦两条主要战线上的国军的猛烈反攻；而且得到了非常的胜利，是有力的说明这汉奸世界的平津两地，是不久就要重行光复的；换一句话，这种现状凄惨的小汉奸们，能够活动的时期也就不长了。

再看二十七日《进报》同一个标题的一篇东西中的话罢：

“……江朝宗、许兰洲诸位名流也都很愿出来帮忙，维持华北自治局面，不久我们华北与‘满洲国’联为一气，借重友邦的兵力、财力、技术力，成一个自治政权，就可以享受安乐幸福了。

“是的，江朝宗是曹大总统的盟兄弟，曾经解散过国会，是位不作党国官的许兰洲将军，是反对张作霖父子，素与友邦最亲善的，况且这几位都是信佛的慈善家。

“是的，是的，所以我说，我们北平要见青天了呢！

“那是自然，这几位是北洋派的老前辈，即是华北的领袖，他们一出来，华北的大势，自然就有个结束了。

“哈哈，我们盼着他们几位一齐努力，华北明朗化可就不远了。我们小民也可以跟随他们几位享几年幸福……”

这里，除了特别介绍这几个大汉奸外，可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小民也可以跟随他们几位享几年幸福”这一句：因为这里的所谓“小民”，自然就是小汉奸的自称。而他们对于“自己的时代”，也只能希望“几年”，其实，这“几年”两字，还不过是小汉奸们自慰之辞，他们是胸中雪亮的知道“槐国衣冠，朝不保夕”的。

再说上边开出一张汉奸名单哪一个人不是有名的祸国殃民的东西。那末，在这里介绍一下，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知道北平现在是哪几位汉奸在活动，一方面使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是永远联合在一起的，我们得同时打倒他们。

作者：夏子瑜。选自《陷落后的平津》（上海时代史料保存社 1937 年 11 月）。

津鬼现形记

津市不幸沦为敌人后方者已近三月，实则塘沽协定以来，平津殆早成日人囊中物，日军在津塘丰台各地之经营，初不待卢案发作始露危机也。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九军撤出津市后，继以日机之肆意轰炸，致繁华都市顿呈死象。三月以来，虽不乏汉奸在暴敌授意下，粉饰点缀，但繁荣中心，显已衰落，而百业萧条，尤极凄凉。困居津市有识之士，鉴于战局之必将持久而纷作准备，一般民众则企足以待好消息，其热情当与后方同胞无殊。至此间傀儡组织，几等于行尸走肉机关，敌虽欲在此作政治活动，乃环顾众汉奸走狗，实无一可以利用之资料。盖才具名望均不足道，高凌霨、齐燮元之流，以视郑逆孝胥、殷逆汝耕，其相去直不可以道里计，日人已洞知此辈之不堪“借重”，惟高齐等则殊无此“自知之明”耳。

汉奸在平津组治安会曾一度扩大为治安联合会，旋于九月中旬钮传善又组辅治会。但两个半月以来，汉奸等殊“不肖”，不能有所建树，其原因各业凋敝，民不聊生，各伪机关经费均无着落。日人方在军事期间，殊无余力，虽滥发纸币（如朝鲜“冀东”等银行是）

终无济于事。日军深入内地，更须在津兑换法币，俾在内地行使。职是之故，日人乃与汉奸谋劫夺河北省银行。该行在宋哲元时代，曾发行钞票逾六千万元。倘被日人劫夺，河北人民所受损害且必益巨。

日人与汉奸等在津谋夺我正当机关之财产，已非一次。津海关监督公署，曾被覬覦，卒以监督孙维栋之处置得方，未遭接收。现监督公署已奉令撤裁，仅余监督一职留任，税款则悉数存交汇丰银行，似较安全。长芦管理局原同可不遭接收，惟局长李翰华举止失当，致将现款百余万元，悉被劫去。此外交通机关，邮政局在日人监视下，不得向南京解款，现只维持残喘。北宁路局则早成汉奸根据地。电报电话两局，因租界关系，得保全一部，但日人破坏电政之方，煞费心思，我有线电悉被劫盗使用，日人在津所设电局收发致东北各地电报，公然无忌。而电话则强据六局（河北一带）为根据并拟在市区及日租界添设新机若干号，以与我交通部电话局对立。津电报局长王若僖，电话局长张子奇二氏，在环境万分困难，强敌威胁利诱之下，艰苦撑持其毅力有足多者。

汉奸筹划劫夺财源，殆无所不用其极。并陘矿务局在津存煤约值六十余万元，中秋节前汉奸为节关所逼，乃假日人名义将煤查扣。嗣该局邀得德人出首，与日人交涉，始免此厄。故迄今特三区并陘矿务局办事处门前仍高扬德国国徽也。又“维持会”曾向英法两租界当局要求查抄中央属各机关在租界银行内存款，当遭严词拒绝，而伪“电话局”派人至英法租界内向话户收款时，亦遭工部局之驱逐。千方百计筹款，其财政窘状可知。

敌军率无斗志，故每当新兵增援来津时，必有大批自缢投河者。西车站，北宁花园，南开等处发现甚多。至敌兵暴行，更层出不穷。本年八月日军原可通过英法两租界，旋以日兵每滋事殴打英法守军，乃遭拒绝入境。住居市区各地之日军，除强占民房外，并随意抢夺食物，致菜贩果商，咸不敢出而买卖，奸淫之事，更时有所闻，纪律之糟，殆近世文明国家所绝无也。

津浦线战事紧张时，敌军伤兵尸体，完全由河路运津，在西河大红桥附近焚烧成灰，运回本国。又当津市初陷时，几乎每天可以听到许多善意的谣言，不曰中央飞机已来津窥察，即曰中央军已进至某处，其后谣言益多，可信者益少。直至十月十二日，我空军真个来大沽轰炸，消息从多方面获得证明后，百万民众两月来由热望渐感失望的心理，始重复燃烧起来。“宁作我机弹下灰烬，不愿在强敌铁蹄下偷生”殆已成为津人之普遍心理矣！

作者 成章。选自《汉奸现形记》（战时出版社）。

汉奸在绥远

任何一个熟习平绥线上战况的人都会感觉出这一线上的汉奸势力是非常庞大，工作能力也是特别活跃的。而平绥线上军事失败得这样快，这现象无论如何不能不算是一个大的原因。但造成这现象的基本因素，则不外汉奸们在这一线上有他们特殊优越的地位。

汉奸在平绥线上所以能有特殊的地位，自然不能不承认是假诸日本特务机关的力量。本来像特务机关这种非法的公开间谍机关，既然可以在我们的国土里自由成立，已经足以使老百姓们惊奇的，何况我们地方当局又本着“容忍精神”；“怕事主义”，一味的退让，予以工作上特别的便利，于是一般丧心病狂的汉奸们乃得在特务机关包庇之下，中国当局的大度包容之下，放心大胆的从事出卖民族利益的工作了。

同时，更因了地方当局害怕我们的“芳邻”！日本人藉口，于是，一方面施行各种镇压策略，以便保护人家的工作人员，一方面在官厅设有专人，从事于卑颜的“招待”这样，就在不知不觉中将“恐日病”传染给一般老百姓，使他们虽然明明知道某人是汉奸，某人给日本人当走狗，不但不去检举他们，反而视之为当然。本来么，连官面上都怕日本人，别说咱们了。人家给日本人做事，赚大

洋钱,是人家的能耐,本事,有咱们的事吗,管尿的呢!’这样可怕的心情,在绥远的老百姓的心上,一直的继续到百灵庙抗战的胜利以后才稍稍的动摇了一下,然而,这也不过就像在一湾平静的水上投下一块小小的石子,当时虽然起了涟漪,过后仍然要消逝下去,所以在实质上,这种心情则仍然是继续下去了。

因此,汉奸们在民众不管闲事,官厅里大量包容的两个有利的条件之下,形成了他们特殊的地位。

平常的时候,汉奸的工作不怎么积极,所以也不大看得出汉奸的势力。一到战争的状态下,我们才清楚了汉奸们工作的活跃简直可怕。

平津继东北而沦陷之后,平绥线上已经和敌人开始交绥了,汉奸们的活动也日益‘发扬光大’了,绥远的老百姓们,已经有人看清楚。汉奸是隐在人们的背后,利用着人民的散漫无组织,来进行他们无耻的工作。同时他们更清楚了只有组织起民众,才能抵制住汉奸们的活动,才能够争取战争的胜利,才能保卫绥远,保卫华北。于是,他们在万分困难中组织起来一个“抗敌救亡会”。这个会虽然能够组织起来,可是当它第一次向外面找机会和大众接近的时候就遭到了不幸。——事实是这样的:当这个会召集市民大会的那天早晨(本来事前已得军警机关的允准),突然得到了省府秘书处的正式‘劝告’;请求停开市民大会,至于所持的理由呢,大意是说:在非常的时期中,地方不靖,如果要召开市民大会恐怕会对于地方上有所骚扰的。但实际上,果然会和‘劝告’所说的一样‘玄’吗?真是‘天晓得’呢!

市民大会既未得开成,接着便是自己(地方当局)主办了一个专发通电收捐款的救国会,同时把学生们也都遣散了,请他们回家老老实实的呆着去。以免被人利用,组织民众团体。更藉口“集中‘救国力量’,统一‘救亡团体’,把救亡会给火并了。随后又把禁止人民自行集会结社的布告张贴在街市上,这才完成了“压制”救国力量,和‘包办’救国力量的得意杰作,才延续了一贯的镇压民众